

8月7日,南京召开全市环境综合整治千人动员大会,揭开“动迁拆违,治乱整破”攻坚战序幕。为了“把一个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天生丽质的南京城还给人民”,此次行动,要重点拆除影响重点工程建设、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、擅自占用桥孔或影响桥梁安全、占用消防通道、纳入片区改造和城中村改造、青奥会场周边以及京沪高铁南京段沿线等7个重点方面的违建。

快报记者了解到,27天来各个区拆违工作正如火如荼进行。在此过程中,一些机关单位、党员干部、公务人员及其亲属用来出租谋利的违建被拆除,令人叫好。但是,有一部分特殊困难群体用来安身立命的违建,也被拆除了。

在拆违“零补偿”的政策下,这部分困难群体将何去何从,他们以后的生活需要相关部门关注。一些街道针对不同群体所采取的个性化帮扶,很值得推广。相比违建的拆除,如何以人文关怀突破人们的“情绪围墙”更值得思考。

□现代快报记者 仲茜 钟晓敏

南京突“违”

拆违攻坚战打响27天,快报记者走访相关街道,部分困难群体拆违后需要更多人性化帮扶



鲜鱼巷拆违后,恢复了久违的干净和清静 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

小卫生间保不住了 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1 走访地:建邺区南苑街道 怕进公共浴室 乳癌患者私盖小卫生间

群众举报了,她家的违建不折不行。可是,拆除之后,她实在没有经济能力再建一个浴室,而做过乳腺癌切除手术的她,实在没有勇气踏进公共浴室。为了顾全她的颜面,执法队员承诺拆违之后,设法帮她建一个可以洗澡的卫生间。

出租房子还债一家三口寄居车库

8月30日早晨,王素梅(化名)掐准政府部门上班时间,守在建邺区南苑街道城市发展科科长丁少山办公室门口。“我瞅着丁科长人挺好,就抱着侥幸心理来求情试试看了。”说着,王素梅用手捂住了脸,眼泪水从指缝哗哗往外流。

王素梅身患乳腺癌9年了,还有其他妇科病,医生再三嘱咐她平时要保持良好心态、不要动气。“可是,事情临到头上,我怎么能忍得住呢?”她哭着说。

王素梅是白下区人,在文昌巷有一处27个平方米的房屋。房子不大,而且只有居住权,可是她一直挺满足。丈夫在南京棉纺厂工作,她也在南京工具厂上班,两个工薪阶层抚养一个女儿,日子过得虽不富裕,倒也很甜蜜。不料,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他们所在的单位相继倒闭,夫妻俩只好到处打工,再没有稳定收入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。2003年的一天,王素梅发现胸部长了一个硬块,起初她只当良性纤维瘤。不料,仅隔一个月,这个瘤就长大好几倍,而且有触痛感。“希望不是什么大病。”怀着惴惴不安的心,她躺上了手术台。可是,手术结果并不是很乐观。医生确诊她患了乳腺癌,而且是中晚期。那次,她不仅将乳房做了切除手术,连锁骨都一并拿走了下来。病魔给她的身心带来极大伤害,也让全家人的生活陷入窘境。

手术化疗期间,丈夫本打算卖掉那套住房。一位热心的朋友劝住了他们:“如果你们卖掉房子,以后就要流离失所了。”这位朋友很仗义,一次性拿出了15万,给王素梅看病。怎么样才能还清这笔债务?王素梅和丈夫商量再三,决定把唯一的住房出租掉,再找一处租金便宜的房子,用租金的差价来还债。

找来找去,一家人找到了华隆新寓一处车库。华隆新寓地属建邺南苑街道,早在9年前“很荒凉”,车库租金也很便宜,起初他们免费住了一段时间,现在一年的租金也不过2000多元。当然,车库条件很简陋,总共才10多个平方米,没有独立卫生间,这些年来,王素梅一家三口就锅连床,每天挤在一起住着。“上厕所不方便我不怕,可是洗澡不方便,我实在过不下去。”王素梅说,起初她曾去公共浴室洗澡,可是每次脱掉衣服,看到满浴室人惊讶的目光,她实在无地自容,再也没有勇气踏进公共浴室了。

后来,丈夫在车库旁搭建了2.1个平方米违建,做了卫生间和浴室。里面条件很简陋,冬天洗澡会被冻得瑟瑟发抖,可是王素梅心是温暖的,因为她不用再失颜面。

拆违不能拆掉她最后的尊严

不过,南京市正式启动“动迁拆违,治乱整破”活动后,她顿寝食难安起来。南苑街道城市发展科接到群众举报,找上门来。仅科长丁少山就上门做了他们好几次工作,向他们宣传拆违政策。

“他们每次来谈拆违,态度都很好。”王素梅一度被城管感化,可是她终究还是抹着眼泪求情,希望能看在她是一个病人的份上,别拆她的违建。她说,丈夫下岗后在一家单位做保安,扣除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,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就1000元。她实断工龄,且因为身体原因一直不能再打工,现在就靠几百元低保金生活。夫妻二人还要供女儿上大专,日子过得非常煎熬,是彻彻底底的“月光族”。

“这个本来就是违建,你们真正要拆,我们也无话可说。可是,如果你们把我们的违建拆掉,我想在车库里弄个卫生间的能力都没有……”

王素梅一家的处境,也让丁少山着实为难。可是,违建终究还是要拆,他跟王素梅商量拆掉她家的违建之后,他和同事一起出钱帮她在车库里,重新弄一个卫生间。只是,以后一家三口住得要更挤了。

丁少山给的方案,让王素梅非常感激。她说,已经挤这么多了,也不在乎更挤一点,只要能帮她维护女人最起码的尊严,就够了。



最后6平米,暂时的栖息地 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2 走访地:建邺区南苑街道 他曾做了一个决定: 要拿刀跟他们拼了

7月底,南苑街道城市发展科工作人员上门做拆违动员工作时,老李做了一个决定:要拿刀跟他们拼了!不过,8月21日下午,南苑街道对他搭建的300平方米违建下手时,他却没有做任何反抗。相反,他清理了违建中的东西,方便拆除。

他让出两套住房搬进了违建

“生下来就赶上三年自然灾害,后来又赶上‘上山下乡’这码事。好不容易调回城进了国营单位,可好日子没过几年,又下岗……”老李总结自己的一生,一脸苦笑。

沦落到搭违建、出租违建来挣钱谋生,是他不得已的办法。以前,他在建邺区二道埂子(现改为莫愁湖东路)有一间14个平方米的平房。不过,1991年那里拆迁了。他拿到3.5万元拆迁补偿之后,搬到了岳父位于鼓楼区的一套房子中。

“我岳父是南师大教授,为人很耿直。”老李说着,拿出一张协议书告诉记者,岳父年纪大了之后,希望把鼓楼区那套房子让出来,给年轻教师居住。当时,老李所在的单位南京市第一医疗器械厂也分了一套房子给老李,房子就在安康村7幢,距离单位步行也不过10分钟。鉴于这两点,老李代表他和妻儿签字同意放弃了对岳父房产的继承权。

不过,搬进安康村7幢没几年,老李又一次让出了自己的住房。“单位来了新人,没有房子住。当时,我是保卫科的头,领导劝我带头做个表率,把房子让出来。”老李懊恼地说,当时自己脑子一热,就把房子让了出来。与他们一起让出房子的,还有另外几位同事,可是后来他们又重新搬了回去,等他“醒悟”时,那套房子已经要不回来了。

后来,单位也对他做了安抚,在位于湖西街168号的厂里搭了两间房子,给他居住。老李觉得这也不错,有房子住,离单位也很近。不过,妻子却再也忍受不了他的所作所为,跟他离了婚。担心记者不相信他所说的话,他还出示了一张盖了单位公章,已经泛黄的“证明”。可是,这张证明并不能说明,他居住的违建就合法。

更让他着急的是,南苑街道城管执法中队还要将他后来搭的300平方米违建,一并拆除。原来,老李后来下岗了,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在一个停车场做了保安,可因心脏病、高血压等原因,用人单位实在不敢用他,把他辞退了。

为了活下去,他在工地上收了一些废旧材料,在两间平房周围又扩建了300平方米6间违建,租给一些收废品的人。每间违建每月收150元房租。

这些租金,他不仅要养活自己,还要供儿子上学。另外,他还有一位年近古稀的堂姐,也跟他住在一起。堂姐没有退休金,本可以吃低保,但是老太太很倔强,认为吃低保太难看,就是不肯接收政府的救助。他现在的生活非常难过,堂姐跟着他有一年没吃过猪肉了。

城管人性化执法让他放下菜刀

为了给儿子补充一点营养,老李养了10只鸡。“这些鸡每天可以下几个蛋,我有时煮鸡蛋,有时用鸡蛋炒菜给儿子吃。”说到这里,他的情绪有些激动,因为有人举报,南苑街道城市发展科几个月前,劝他把鸡宰杀了。

这段时间,他一直为此愤愤不平。

不料,这边怒气未消,那边执法队员又来了,这次要把他安身立命的违建拆了。“我的脑子里就一个念头,谁敢动老子的房子,我就拿刀跟他拼。”老李把家中的菜刀磨得亮亮的。不过,丁少山上门做了几次工作后,他就打消了“拼到底”的念头。“没有违建出租,我的生活过不下去。可是,不拆除违建,他们的饭碗也要砸了。”将心比心,老李同意拆房。

在拆除违建之前,他把提前收的4000多元房租悉数退还给了房客。为了让他们在拆违之前顺利搬走,他还到处张罗,积极帮他们联系地方。

南苑街道城市发展科也没有把他的违建全部拆除,而是暂时保留了6个平方。“这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场所,我们实在拆不下去。”丁少山说,他打算暂时保留这6个平方米违建。与此同时,他在积极联系社区,从政策上帮扶老李。

“像他这种情况,符合条件购买经济适用房。但是,他没有钱,买不了。”丁少山说,现在他们想劝老李的表姐接受救助吃低保,这样就可以帮他们申请廉租房了。

目前,这项工作正在推进中。丁少山表示,一旦他们搬进廉租房,就把剩下的6个平方米违建彻底拆除。



水产生意要告一段落了 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3 走访地:下关鲜鱼巷 鲜鱼巷拆了 “虾王”盼能重操旧业

在南京大拆违中,下关区鲜鱼巷自发市场首当其冲,于8月15日启动全面拆违行动。这两天,不少老南京人都拿着篮子、票子来这里排队买鱼的经历。然而,多年来,这挤满水产摊位的小巷里搭建起上百处违建,铁皮房、雨棚、塑料布棚、砖石砌成的小鱼池,横七竖八地集聚在小巷通道两旁,里面摆满了水桶、水盆和各类鱼虾蟹等水产品。每到清晨,这里就会涌来熙熙攘攘的人群,小巷两边的马路上也因停满了大货车而交通拥堵。更让四周居民所诟病的是那老远就能闻到的海腥味,和不经意就能踩到的流淌着的污水和干瘪的小鱼干虾。

8月15日清晨6点,当第一批城管执法人员走下车,来到鲜鱼巷时,闹哄哄的集市交易画面从此定格,人们纷纷停下了脚步,“收摊,拆违”,小巷街头到巷尾似乎都安静了。

“没想到真的拆了。”看着前来拆违的执法人员,陆伏洲停下手中的活,直直地站在原地,愣了好一会。

今年50岁的陆伏洲在鲜鱼巷经营鲜虾生意已经22年,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“虾王”。哪种是福建来的小黄沙虾,哪种是江浙鱼塘本港的青虾,老陆一上一眼,一动手就能分辨出来。起初,从盐城宝应老家来南京卖虾时,夫妻俩每天只一人拎一大桶到巷口买,和同乡挤在一张铺板上。三年后,夫妻俩有了一块一米见方的固定摊位,除了炒虾,他们还做起对虾、河虾、龙虾的生意。“那时我们住在附近60元一个月租金的出租屋里,每天半夜两三点就起来,准备好水桶、水盆,去惠民桥市场等着拿货,然后赶在5点前租好摊位,准备开市。”老陆蹲在地上点起一根烟,回忆起往事。从他那游荡不定的眼神里不难看出,十多年前他经营水产的艰辛。

老陆的老婆殷翠芳说,巷口的铁皮房从最初的5000元一年租金,涨到了现在4万一年的租金,曾多次想不干这一行了,但又想不到其他谋生方式。“卖了这么多年的虾,只对这个熟悉,也没有别的手艺,苦点累点也只好撑下去。”

要想找个新摊位,还有点难

这次拆违,让老陆有点措手不及。虽然之前也收到过拆违通知单,但老陆并没有真的相信,而是和前几次一样,以为就是城管说说,整治整治卫生,没想到这次真来拆了。拆违当天,老陆还是进了货,照常经营,而当执法人员真来拆时,老陆并没有阻拦。“拆了也好,是不能再下去了。”面对自己的水产生意要告一段落,老陆倒是很从容。

“这里四周都要拆迁了,菜场搬走是早晚的事,住在这里的确不舒服,换个环境也好,老婆一直想找个干净地方,这下可以满足她了。”殷翠芳护着还没卖完的虾桶,和老陆一起,眼看着不到20分钟的工夫,铁皮房被四分五裂,轰隆一声坍塌在地上,掀起一堆灰尘。

在拆违之前,老陆就得知街道办事处安排了很多安置、救助措施,诸如街道汇总了四周的菜场的空闲摊位,之前老陆都没有上心看,等他猛然想起时,已经有很多商户在街道办事处处做了登记。

在闽江楼街道办事处,老陆仔仔细细查看着街道城管科公布的下关区内空闲菜场摊位信息,以及相邻的鼓楼区、建邺区菜场准入信息。有些大的摊位老陆租不起,一些小小的摊位又不适合做水产,一时间,老陆还没能找到合适的摊位。得知热河南路附近要新建一个室内菜场,老陆赶紧报名登记,他数了数,登记表上,已经有了13位和他一样从鲜鱼巷拆违出来的常年经营水产的同行。“看来要想找个新地方卖虾,还有点难。”

在一旁的殷翠芳则更关心街道张贴出来的就业岗位信息,“闲在家里没事干也难推,我情愿意去打工,我想没有什么比卖虾卖蟹更累的了。”不过,她也拍了拍老公肩膀,“要是你找到新摊位,我立马回来跟你一起干。”其实,在殷翠芳的心里,她也是舍不得放弃干了半辈子的水产生意,她也畅想着她和老陆能再有一个像样的正规的鲜虾摊。

4 走访地:鼓楼区湖南路街道 她的鲜花她的梦 暂放在小区楼道里

8月27日上午,湖南路开始拆违。其中,马台街90号小区因为有50多处私搭车棚成为拆违重点整治对象。拆违前,街道允诺,拆除后将在原址新建统一公共车库,大多居民听后都拍手称赞。只有一个身影,当看到自己的铁皮车棚被推倒时,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,流着眼泪,嘴里唠叨着“以后可怎么办好”。

从服装厂下岗后卖起了鲜花

她叫吉小妹,1991年从老家扬州来到南京某服装厂做缝纫工。1993年,她嫁给了厂里隔壁车间的轧染工、南京人小刘,从此搬进了湖南路马台街90号小区。

2001年,服装厂倒闭,她和老公相继从厂里下岗,回家待业。空有一身缝纫、设计衣服的本事,小妹无处施展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小妹接触到花店生意,她发现挑选鲜花、包扎花束可以发挥自己审美、设计的特长,加上她家楼下又位于繁华的湖南路商业圈,人流量大,有鲜花需求,于是,小妹便开始尝试着自己经营起鲜花生意。

没有门面店,没有仓库,她就将所有的鲜花和包装材料存放在自家楼下的铁皮车库里。尽管车库里的温度和湿度并不适合存放鲜花,十年如一日,小妹每天都骑着一辆旧三轮车,奔波往返于尧化门、清凉门鲜花市场,批发完鲜花拿回家整形、挑选、包装,等夜幕降临再推车在湖南路附近流动售卖。因为是流动销售,每天的销售量都无法保证,加上又没有地方摆放保存鲜花,吉小妹总是精打细算着每天的进货数量,然后以薄利多销的方式尽早卖出去。鲜花淡季旺季,有时每月能赚一两千元,有时候却只有四五百元。

车棚拆了鲜花暂被搁在楼道

“以前从没想到卖鲜花会这么辛苦。”吉小妹伸出她那双被花刺、花茎划满伤口的双手,“没想到美丽鲜花的背后是血的代价。”即便如此,小妹还是坚持经营着流动花市,因为这样可以让她多多少有点收入,还可以有时间照顾家中的老人和她残障的哥哥。

去年,儿子考上了大专,学习动漫专业,小妹更是四处找生意做,想办法挣钱。她给多家饭店送花,帮婚庆公司扎花,做开业花篮。可她怎么也沒想到,正在自己联系了多家固定主顾时,自家的铁皮车棚——鲜花唯一的存放处要被拆掉,鲜花没地方放了,她又如何给主顾们送货。

可这铁皮棚是违建,小妹心里也知道,“大家都拆了,我也不能例外。”8月27日上午9点,小妹在街道城管队员的帮助下,将一桶桶鲜花搬到铁皮房外。“我家住7楼,家里3个人住49平方米,也没地方放花,这可怎么办好。”眼看着含苞待放的花骨朵,吉小妹坐在楼道的台阶上为她的鲜花寻找着安身之处。“小妹人缘好,邻里的大爷大妈们都安慰她,帮她把鲜花暂时摆放在了一楼昏暗的楼道里。

在一米宽、三米长的狭窄楼道里,小妹将一桶桶鲜花摆放整齐,尽量不妨碍大伙走路。这两天,小妹逢人就打听哪里有离家近、阴凉的空间,可以供她存放她的鲜花,街道和社区的人也主动帮她寻找,希望小妹能早日找到一处合适的仓库,重新开始她的鲜花生意。



车棚拆了,鲜花暂被搁在楼道 现代快报记者 李雨泽 摄